

居延新簡集釋

(三)

張德芳 主編 ○ 孫占宇 著

◆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飛天出版傳媒集團
甘肅文化出版社

◇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 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古（典）籍整理出版項目

甘肅簡牘博物館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共同承擔

西北師範大學
蘭州城市學院

◆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居延新簡集釋（二）

張德芳 主編 ○ 孫占宇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居延新簡集釋. 一 / 孫占宇著. -- 蘭州 : 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6.6

(甘肅秦漢簡牘集釋 / 張德芳主編)

ISBN 978-7-5490-1112-4

I . ①居… II . ①孫… III . ①居延漢簡—研究 IV .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52632 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居延新簡集釋 (一)

孫占宇 著

責任編輯 原彥平

封面設計 蘇金虎

出版發行 甘肅文化出版社

<http://www.gswhhua.cn>

地 址 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曹家巷 1 號(郵編:730030)

印 刷 蘭州新華印刷廠

開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8 開

印 張 69.5

字 數 700 千字

版 次 二〇一六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90-1112-4

定 價 1300.00 元

概述

居延出漢簡，根據唐人牛僧孺《玄怪錄》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北周靜帝宇文衍末年（五八年），距今已一千四百三十多年了。但是到近代，較大規模居延漢簡的出土，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貝格曼（Folk 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包括今甘肅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旗地區的發掘；第二批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間甘肅省文物部門對上述地區的調查發掘；第三批是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地區的發掘。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貝格曼在十一個月的時間裏沿額濟納河流域踏查了南北二百五十公里，東西六十公里的範圍，發現古遺址四百一十多處，其中在三十個地點出土漢簡。共出漢簡一萬零八十五枚^[一]。這批漢簡在抗戰中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一九三七年年底運往香港，在香港大學經歷了三年再整理再轉移的過程，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運往美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沉睡二十五年之久，於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運回臺灣，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其整理成果主要有勞榦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圖版之部》。大陸則有《居延漢簡甲乙編》。最近，由於紅外線拍攝技術的採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又對這批漢簡重新整理，從二〇一四年以來陸續出版了《居延漢簡（壹）》和《居延漢簡（貳）》。這次重新整理和新技術的運用，可與我們新近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和《居延新簡集釋》珠聯璧合，呈現給學界一個居延漢簡的嶄新面貌。

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選擇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東南三十二公里處的察汗川吉烽隧進行了發掘，出土漢簡五百多枚^[三]。整理成果有魏堅主編的《額濟納漢簡》和孫家洲主編的《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四]。

我們這裏重點要說的是第二批居延漢簡的發掘整理經過和《居延新簡集釋》的有關情況。

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十五年時間裏，甘肅省文物部門分別於一九七一、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八〇、一九八二年對

居延遺址進行過五次調查。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對肩水金關遺址、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隧三個地點以及一九八六年對地灣肩水候官遺址進行過正式發掘。

五次調查中，一九七二年在大灣(A35)、地灣(A33)、金關(A32)、破城子(A8)、查科爾帖(A27)、布肯托尼(A22)採獲漢簡八百多枚，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東隧(T130)採獲漢簡一百七十三枚，一九八二年在破城子採獲漢簡二十二枚。

兩度正式發掘中，一九八六年在地灣遺址的發掘，出簡七百多枚，目前尚在整理中。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肩水金關遺址、破城子、第四隧三個地點發掘出土的漢簡，其整理、出版工作已全面結束。《居延新簡集釋》實際上是對其中一部分漢簡的研究和再整理。

三個地點的發掘最先開始於肩水金關。此地坐落在額濟納河東岸，位置在北緯 $40^{\circ}35'18''$ ，東經 $99^{\circ}55'45''$ 。西南距甘肅省金塔縣城一百一十公里（均為直線距離），東北距內蒙古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一百八十公里。兩漢時肩水金關是河西走廊通往居延地區的一處關卡。一九三〇年貝格曼將此標為A33，獲簡七百二十四枚。此次發掘從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開始，九月二十五日結束，歷時兩個半月。參加者有甘肅省博物館岳邦湖（領隊）、初世賓、任步雲、趙之祥等六人及地、縣文化部門所派八人，總共十四人。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地部隊一個班的戰士協助工作。開探方三十七個，發掘面積一千三百平方米，獲簡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枚，各類文物一千三百一十一件。^[五]

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遺址，一九三〇年貝格曼標此為A8，當年掘獲漢簡四千四百二十二枚。位置在北緯 $41^{\circ}47'34''$ ，東經 $100^{\circ}56'54''$ 。西南距金關遺址一百六十公里。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破城子的發掘歷時兩個年度。第一期從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四日，一個多月。第二期從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兩個月。布方六十八個，實開六十個，清理塢院、鄣城、烽臺等三十七間，再加上塢外灰坑等，揭露面積三千多平米，出簡七千八百六十五枚，各類文物八百八十一件。

第四隧位於破城子遺址南面五公里處，北緯 $41^{\circ}45'4''$ ，東經 $100^{\circ}55'26''$ 。當年貝格曼標號P1，蒙古語稱保都格。一九三〇年出簡一枚。上世紀七十年代對第四隧的發掘時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歷時四十天。開探方兩個，出簡一百九十五枚，加上採集簡六十七枚，共二百六十二枚，其他文物一百零五件。^[六]

這批漢簡的整理釋讀從一九七五年即已開始，由甘肅省博物館初世賓主持，該館郭德勇、任步雲、肖亢達、喬今同、何自謙、李現

及地縣文博部門的馮明義（酒泉）、劉仲武（安西，今瓜州）、韓躍成（敦煌）、苗天潤（額旗）等全部或部分參加。歷時兩年多時間，完成了檔案製作、圖片拍攝以及釋文初稿。一九七八年，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唐長孺先生的主持下，調集各路人馬對新出居延新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及銀雀山漢簡進行集中整理。其中于豪亮、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以及甘肅方面的任步雲、何雙全參加居延漢簡的整理，孫言誠、連劭名參加了部分工作。與此同時，初世賓、張邦彥在蘭州的校改工作仍在繼續。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北京的居延漢簡整理組穿梭於北京和蘭州之間，查對照片、核看原物，形成了居延新簡釋文的修訂稿。一九八四年，在唐長孺先生主持下，請張政烺、李學勤、裘錫圭、徐蘋芳等著名學者對居延新簡的修訂稿進行了會審定稿。

由於約定俗成的緣故，原計劃這批新出的居延漢簡都以《居延新簡》爲名，而以副標題如《甲渠候官》《肩水金關》等標明其出土地點。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的簡體簡裝本。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的圖版釋文本，實際內容都包括了破城子和第四隧所出漢簡。但是，上書出版後，計畫緊接着出版的作爲姊妹篇的《居延新簡——肩水金關》卻遲遲未能如期完成。直到二〇一一年，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等五家單位又重續前緣、再度合作，重新啟動這項工作，至二〇一六年八月，延滯四十三年的金關漢簡的整理工作才告結束，而書名則直取《肩水金關漢簡》，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發行。《肩水金關漢簡》的整理出版，由於採取了新技術，彩色照片，紅外線掃描、科學的版式、先進的印製以及學術界幾十年來研究積累對釋文水準帶來的極大提高，反而後出轉精，使出土簡牘的整理出版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相比之下，過去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就有許多缺憾和不盡人意之處。因此之故，爲彌補這些缺憾，爲學界提供一個更爲理想的閱讀觀覽的漢簡讀本，就是我們編著《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的初衷。這一點，我在叢書前言中已經有所說明。《居延新簡集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雖分七個分冊出版，但內容與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相對應，所收圖片和簡文除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和第四隧發掘的全部漢簡外，還收了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東隧（T130）採集的一百七十三簡和其他一些零星採集簡。

甲渠候官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在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兩次發掘中，分別出簡一萬二千多枚，各占居延所出漢簡三萬多枚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是出簡最多的兩個地點。而七十年代所出居延新簡，與三十年代所出漢簡最明顯的特點一是調查發掘更爲科

學。從調查、勘探、布方、發掘以及整理釋讀都嚴格按照科學規範操作，而三十年代的發掘僅憑貝格曼一人之力，很多地方都不可能精細操作；二是出土的冊書較多，七十多個完整或比較完整的冊書，為研究者提供了完全不同於斷簡殘編的豐富內容；三是調查發掘都在一種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進行，後期造成的錯訛較少，不同於三十年代出土的那批漢簡顛沛流離，動蕩不安，其中的簡號、出土地至今還有錯亂。總之，居延新簡的出土是考古、歷史學界的重大收穫。很多問題諸如漢匈關係、西北邊防、中西交通、民族融合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學術難題得以借助居延漢簡的研究才能加以解決，其重大的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隨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斷得到彰顯。由於《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出版發表已有二十多年，學術界對此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其具體內容已為學界所熟知，此處不再詳述。

所謂《居延新簡集釋》，即是對《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所收錄的這部分漢簡的釋文，依照圖版和已有成果進行校改，對簡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名、曆法、典章、名物、事件、詞語、稱謂等進行通解集釋，以期大學文科的老師、學生以及出土文獻愛好者在通讀漢簡文本時少有滯礙。

《集釋》中採用了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見解。錯誤疏漏在所難免，誠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張德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凌晨識於蘭州

注 釋

「一」一萬零八十五枚是現在著錄的數字。而《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中記錄的是一萬零七百七十五枚。以下本文的敘述取實際著錄數。

「二」參博·索馬斯特勒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中譯本譯序，出處同上。

「三」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四」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五」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見《甘肅文物工作五十年》，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又見《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六」初世賓：《居延考古之回顧與展望》。

凡例

一、本書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書中簡稱『中華本』）釋文爲底本，釋文仍按原簡編號順序排列。本書釋文同時參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書中簡稱『文物本』）和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二〇〇一年敦煌文藝出版社《中國簡牘集成（標注本）》（書中簡稱『集成本』）等。需說明的是，文物本釋文爲簡體字，在無歧義的情況下本書一律轉成繁體字引用。

二、本冊包括EPT1:1-3'EPT2:1-47'EPT3:1-11'EPT4:1-130'EPT5:1-300'EPT6:1-152'EPT7:1-53'EPT8:1-46'EPT9:1-20'EPT10:1-57'EPT11:1-12'EPT13:1-13'EPT14:1-24'EPT16:1-11'EPT17:1-39'EPT20:1-31'EPT21:1-35'EPT25:1'EPT26:1-29'EPT27:1-72'EPT31:1-23簡的紅外線和彩色圖及釋文。

三、凡本書中認爲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釋文無誤，且三者釋文相同者，本書照錄，書中統一稱作『原釋文』。凡本書中認爲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中釋文存在誤釋和未釋等情況但本書亦不能確認者，仍以中華本爲主照錄原釋文，并在校釋中予以說明。

四、本書簡牘圖版採用彩色照片和紅外線掃描圖片。隨彩色照片和紅外線圖片所附釋文爲本書重新釋讀後的釋文。全書釋文均未斷句，部分釋文的格式根據具體情況作了適當調整，讀者自可對照圖版辨析釋文的原有格式。

五、本書第三部分中釋文之下分爲【校釋】、【集解】和【今按】。其中，在【校釋】中，主要根據最新紅外線圖版對原釋文進行校改，一方面注明中華本、文物本和集成本釋文相異之處；另一方面，對原釋文凡有改釋之處皆逐條寫出校記。在【集解】中，對簡文中的相關字、詞、符號等進行簡明扼要解釋，以疏通文義爲主，不求詳證。若學界已有論著涉及該釋文中相關字、詞和符號的解釋，則大致按論著發表時間先後擇其主要觀點羅列於詞條之後。對同一個詞條，若多篇論著中皆有解釋，且解釋相近，本書則主要引用首見者論著。在【今按】中，主要對該簡所涉相關問題或簡冊的內容、性質、簡冊復原等進行簡要說明，若其他論著中已有相關討論，則盡量予以引用。

六、本書對所引用的論著中的觀點盡量採取直接引用的形式，但在具體引用中，為節省篇幅，不至冗雜，本書對所引用的部分論著中的觀點進行了歸納。凡引用論著，均附有作者名及論著名，以方便讀者檢索。

七、原簡上文字以外的符號，如■、▨、▨▨、▢、▢▢、▢▢▢、▢▢▢▢、▢▢▢▢▢、▢▢▢▢▢▢、▢▢▢▢▢▢▢等，本書照錄。這些符號與原簡並不完全相符，祇求符號形式上的大致統一。

八、釋文中除原簡上已有符號外，本書還加有如下幾種符號：

□：表示簡牘殘斷。

□：表示簡上有字，但不能釋讀，一個□表示一個字。

……：表示簡上有數個字，但均不能釋讀，且不能判定具體字數。

〔〕：表示一簡的正背面為同一內容可連讀，或表示二簡屬同一簡冊順序編聯。

○：表示此簡為封檢。

九、河西漢簡中從「𠂇」之字絕大部分都從「𠀤」，釋文中以正字出現，如「薄」「藉」之類作「簿」「籍」。多個異體字如「燉」「燧」「隧」「隧」「隊」等在釋文和引文中一般從原字，在敘述中作「隧」。釋文中「大守」「一兩」「縣索關」等不改為「太守」「一輛」「懸索關」。以此類推，「昏」「朢」等異體字在釋文中亦從原字。

目 錄

概述	一
凡例	一
彩色圖版	一
破城子探方一(EPT1:1-3)	三
破城子探方二(EPT2:1-47)	四
破城子探方三(EPT3:1-11)	九
破城子探方四(EPT4:1-130)	一一
破城子探方五(EPT5:1-300)	二八
破城子探方六(EPT6:1-152)	五一
破城子探方七(EPT7:1-53)	六八
破城子探方八(EPT8:1-46)	七二
破城子探方九(EPT9:1-20)	七六
破城子探方一〇(EPT10:1-57)	七八
破城子探方一一(EPT11:1-12)	八三
破城子探方一二(EPT13:1-13)	八五
破城子探方一四(EPT14:1-24)	八七
破城子探方一六(EPT16:1-11)	八九

破城子探方一七(EPT17:1-39)	九一
破城子探方一一〇(EPT20:1-31)	九六
破城子探方一一一(EPT21:1-35)	一〇〇
破城子探方一一五(EPT25:1)	一〇三
破城子探方一六(EPT26:1-29)	一〇四
破城子探方一七(EPT27:1-72)	一〇八
破城子探方三一(EPT31:1-23)	一一五
紅外線圖版 ······	
破城子探方一(EPT1:1-3)	一一九
破城子探方二(EPT2:1-47)	一二〇
破城子探方三(EPT3:1-11)	一二五
破城子探方四(EPT4:1-130)	一二七
破城子探方五(EPT5:1-300)	一四四
破城子探方六(EPT6:1-152)	一六七
破城子探方七(EPT7:1-53)	一八四
破城子探方八(EPT8:1-46)	一八八
破城子探方九(EPT9:1-20)	一九二
破城子探方一〇(EPT10:1-57)	一九四
破城子探方一一(EPT11:1-12)	一九九
破城子探方一三(EPT13:1-13)	一〇一
破城子探方一四(EPT14:1-24)	一〇三

破城子探方一六(EPT16:1-11)	一一〇五
破城子探方一七(EPT17:1-39)	一一〇七
破城子探方二〇(EPT20:1-31)	一一一〇
破城子探方二一(EPT21:1-35)	一一一六
破城子探方二五(EPT25:1)	一一一九
破城子探方二六(EPT26:1-29)	一一一〇
破城子探方二七(EPT27:1-72)	一一一四
破城子探方三一(EPT31:1-23)	一一一九
集釋	
破城子探方一(EPT1:1-3)	一一一五
破城子探方二(EPT2:1-47)	一一三七
破城子探方三(EPT3:1-11)	一五六
破城子探方四(EPT4:1-130)	一六一
破城子探方五(EPT5:1-300)	一一〇三
破城子探方六(EPT6:1-152)	三六九
破城子探方七(EPT7:1-53)	四〇四
破城子探方八(EPT8:1-46)	四一七
破城子探方九(EPT9:1-20)	四二九
破城子探方一〇(EPT10:1-57)	四三四
破城子探方一一(EPT11:1-12)	四四八
破城子探方一三(EPT13:1-13)	四五一

破城子探方一四(EPT14:1-24)	四五五
破城子探方一六(EPT16:1-11)	四六一
破城子探方一七(EPT17:1-39)	四六五
破城子探方二〇(EPT20:1-31)	四七四
破城子探方二一(EPT21:1-35)	四八三
破城子探方二五(EPT25:1)	四九一
破城子探方二六(EPT26:1-29)	四九二
破城子探方二七(EPT27:1-72)	五〇〇
破城子探方三一(EPT31:1-23)	五一五
參考文獻	五二一
詞條索引	五二九

彩色圖版

破城子探方 | (EPT1:1-3)



令史……令史三人尉史四人名如牒請所用代衰主官 EPT1:1



良□□ EPT1:3

□□ | □

破城子探方一 (EPT2:1-47)

循到官馮今月三日到官問循到未張據言隊長董放言循在部記召循候長政言循

循到官馮今月三日到官問循到未張據言隊長董放言循在部記召循候長政言循

EPT2:1A

□以便宜□□□ EPT2:1B

三月十五日治罷卒簿府

三月十五日蹕 EPT2:2

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五月癸酉朔丁酉甲溝鄭守

EPT2:3

叩頭再拜白薛卿坐前善毋恙頃者起□ EPT2:4A

叩頭再拜白薛卿坐前善毋恙頃者起□